



青少年阅读欣赏丛书

中国散文名篇赏析

ZHONGGUO SANWEN MINGPIAN SHANGXI

董小玉·主编  散文是平凡生活中的一抹色彩。

一点滋味，一份情趣……它如故园吹来的熏风，轻抚思乡游子疲惫的容颜；它似回忆里飘香的月桂，唤起轻狂年少纯情的忆恋；它是生活点滴中迸发的花火，点燃浩渺人生的悠悠哲思。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青少年阅读欣赏丛书

中国散文名篇赏析

ZHONGGUO SANWEN MINGPIAN SHANGXI

董小玉·主编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散文名篇赏析/董小玉主编. —重庆:西南
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1
ISBN 978-7-5621-6268-1

I. ①中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散文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
—近现代 IV. ①I20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3644 号

青少年阅读欣赏丛书

中国散文名篇赏析

董小玉 主编

责任编辑:李玲

书籍设计:周娟 廖明媛

出版发行: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: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

邮编: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:023-68868624

<http://www.xscbs.com>

经 销:新华书店
印 刷:重庆五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10.25
字 数:189千字
版 次:2014年1月第1版
印 次: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5621-6268-1
定 价:23.00元

衷心感谢被收入本书的图片作者!因一些作者的姓名和地址不详,暂时还无法取得联系。
恳请这些原作者与重庆市版权保护中心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,以便署名并付酬!

Xuyan 序言

作家冯骥才曾趣谈散文：“一个人平平常常走在路上就像散文，一个人忽然被推到水里就成了小说，一个人给大地弹射到月亮里那是诗歌。”散文是平凡生活中的一抹色彩，一点滋味，一份情趣……它如故园吹来的熏风，轻抚思乡游子疲惫的容颜；它似回忆里飘香的月桂，唤起轻狂年少纯情的忆恋；它是生活点滴中迸发的花火，点燃浩渺人生的悠悠哲思。

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，风雨时你悄然而至，为我遮拦肆意的风和狂乱的雨。《荷叶母亲》温柔地告诉我们，这份母爱将终身相伴，永不泯灭。车前子、灯芯草、野刺玫……《父亲的鞋子》留下野絮草籽，留下一片“百草园”。我们循着父亲踏下的深深足迹，走进厚重温暖的父爱世界。“没有你，就没有我”，《两代人》的真诚对话，让我们感受母爱似水，贴心柔情；父爱如山，悠长深远。

“风从故乡来，云从故乡来。”故乡，是一方人，一方水土，一方剪不断的眷恋。《故乡的野菜》带着记忆里泥土的芬芳，吹开尘封的时光之门，带我们回到魂牵梦系的村落，远眺缭绕的炊烟。《想起那一年的湖》，蓝色波涛轻拂流浪游子含泪的双眸，听，故园深情的呼唤：“夜深了，早点回家吧！”《再忆萧珊》中故乡化成了对逝去妻子的忆恋，水声灯影旧窗边，失散的比翼鸟徘徊哀鸣：“我到哪里去找她，我的萧珊！”

“春观夜樱，夏赏繁星，秋品满月，冬会初雪”，我们用快乐的眼眸定格生命的四季，用善感的心灵体悟飞逝的流光。在明媚的暖春中写一出《囚绿记》，感受那抹新绿的强韧，体悟大自然对生命的祝福；在蝉鸣的仲夏《用岁月在莲上写诗》，写出莲花浑然天成的风致，写出采莲人年复一年的辛劳；在寂静的秋夜“晒一回月亮”，倾听古树在风中的低语，体味穿越世俗的真纯；在初雪的冬日品一杯香茗，感受《茶性》的悠然，洗去心灵的风尘。

“有一颗大心，才盛得下喜怒，输得出力量。”《精神的三间小屋》，教我们笑对爱恨，在豁达中安放心灵；几支兰花、一管画笔，教我们凝神沉潜，于恬淡中勃发出《安静与力量》；倔强的红嘴鸦，在冰雪中演绎生命的绝唱，在决绝中奏响自由的颂歌；《不死鸟》在泣血中哀唱丧侣的伤痛，在亲人的爱意中涅槃重生，高呼《热爱生命》。

这些经典散文，字字寄托着感同身受的缱绻亲情，句句描绘着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，篇篇潜藏着烛照心灵的生命思索。愿它们能叩动你的心弦，唤醒生命的激情，感受丰厚的人生。

目录 Mulu



每逢佳节倍思亲——拥抱温暖的亲情

- 荷叶母亲(冰心) /2
二姥姥(史铁生) /4
目送(龙应台) /8
两代人(贾平凹) /11
家(周国平) /14
今年桂花不飘香(刘若英) /17
父亲的鞋子(李汉荣) /21
童年笨事(赵丽宏) /24

夜来幽梦忽还乡——缱绻浓郁的乡情

- 秋日小札(张秀亚) /30
藕与莼菜(叶圣陶) /34
故乡的野菜(周作人) /37
秋天的况味(林语堂) /40
江南的冬景(郁达夫) /43
洗桃花水的时节(铁凝) /47
冬天(朱自清) /53
想起那一年的湖(席云舒) /56

陌上花开缓缓归——捡拾生活的智慧

- 种花(老舍) /60
假如我有九条命(余光中) /63
手指(丰子恺) /67
茶性(艾焯) /69
狗这一辈子(刘亮程) /72
我的老师(贾平凹) /75
用岁月在莲上写诗(林清玄) /78

问渠那得清如许——穿越星空的哲思

- 精神的三间小屋(毕淑敏) /82
女人(梁实秋) /86
最苦与最乐(梁启超) /90
论快乐(钱钟书) /93
安静与力量(古朴) /97
相信不相信(龙应台) /99
把蓝天白云记在心头(乔宗玉) /102

此情可待成追忆——镌刻心扉的情感

爱(张爱玲) /106

再忆萧珊(巴金) /108

墓畔哀歌(石评梅) /111

情与真(丁宁) /115

不幸的她(张爱玲) /119

吻火(梁遇春) /122

在汪曾祺家抢画(陈建功) /124

生如夏花之绚烂——聆听生命的吟唱

囚绿记(陆蠡) /128

不死鸟(三毛) /132

晒月亮(池莉) /136

好的故事(鲁迅) /139

老王(杨绛) /142

红嘴鸦及其结局(周涛) /146

猫(郑振铎) /150

后记 /155



每逢佳节倍思亲

——拥抱温暖的亲情



荷叶母亲^①(冰心)

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，一缸是红的，一缸是白的，都摆在院子里。

八年之久，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——但故乡的园院里，却有许多；不但有并蒂的，还有三蒂的，四蒂的，都是红莲。

九年前的一个月夜，祖父和我在院里乘凉。祖父笑着和我说：“我们院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，正好我们大家庭里添了你们三个姊妹。大家都喜欢，说是应了花瑞。”

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，早起是浓阴的天，我觉得有些烦闷。从窗内往外看时，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，白瓣小船般飘散在水里。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，和几根淡黄色的



的花须。那一朵红莲，昨夜还是菡萏的，今晨却开满了，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。

仍是不适意！——徘徊了一会子，窗外雷声大作了，大雨接着就来，愈下愈大。那朵红莲，被那繁密的雨点，打得左右欹斜。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，我不敢下阶去，也无法可想。

可屋里母亲唤着，我连忙走过去，坐在母亲旁边——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，慢慢地倾侧了来，正覆盖在红莲上面……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！

雨势并不减退，红莲却不摇动了。雨点不停地打着，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，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。

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——

① 原文选自：《冰心全集》第一卷，海峡文艺出版社，1994年版

母亲啊！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，心中的雨点来了，除了你，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？



赏析：

一篇《荷叶母亲》，道尽多少人间母爱。作者被雨打红莲、荷叶护红莲的生动场景所触动，联想到母亲对儿女不计得失、无私付出的呵护与关爱，给予“荷叶母亲”如诗般的赞美与讴歌！

托莲寄情，情感细腻婉约。这是一篇礼赞母爱的美文，作者从荷叶写起，始终没有忘记写人。朋友送莲，是友情；异乡思莲，是乡情；祖父说莲，是亲情。雷雨打莲花，冷酷无情；母亲唤孩子，舐犊深情。结尾一句深情呼唤：“母亲啊！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，心中的雨点来了，除了你，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？”荷叶之护与亲情之爱，交叉渲染，礼赞浓情，亲切自然。

勾绘荷莲，语言清丽典雅。“白瓣小船般飘散在水里。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，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。那一朵红莲，昨夜还是菡萏的，今晨却开满了，亭亭的在绿叶中间立着。”这一串串清新温婉的文字犹如一池春水，风过后，心里总会漾起阵阵涟漪。作者围绕着母爱、童心和自然美，描绘出“爱的哲学”，一股暖暖的爱意萦绕在每一个读者身边。

以荷喻人，比喻新颖贴切。文章借雨中看红莲，在叙事与状物中运用托物喻人的手法：初雨时的亭亭，大雨中的左右倚斜。正当作者“无法可想”之时，红莲旁边的大荷叶“慢慢地倾侧了来，正覆盖在红莲上面”，无惧无畏的守护者，正如母亲的手一般呵护着儿女……生动的场景让作者联想到母亲对自己的呵护与关爱，讴歌了母爱的无私与伟大，自然而贴切！

人生路上荆棘密布，充满着坎坷磨难，只有母亲始终为我们遮风避雨。伫立在“心中的雨”里，我们仿佛看见，红莲旁的大荷叶，“慢慢地倾侧了来，正覆盖在红莲上面……”那荷叶倾侧的姿态，也正是我们心中母亲的模样。

二姥姥^①(史铁生)

由于幼儿园里的那两个老太太,我总想起另一个女人。不不,她们之间从无来往,她与孙老师和苏老师素不相识。但是在我的印象里,她总是与她们一起出现,仿佛彼此的影子。

这女人,我管她叫“二姥姥”。不知怎么,我一直想写写她。

可是,真要写了,才发现,关于二姥姥我其实知道的很少。她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。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,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,但早已忘记。母亲去世后,那个名字就永远地熄灭了;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,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,都已消散得无影无踪,如同从不存在。我问过父亲:“我叫二姥姥的那个人,叫什么名字?”父亲想了又想,眼睛盯在半空,总好像马上就要找到了,但终于还是没有。我又问过舅舅,舅舅忘得同样彻底,惟影影绰绰地听人说过,她死于“文革”期间。舅舅惊讶地看着我:“你还能记得她?”

这确实有些奇怪。我与她见面,总共也不会超过十次。我甚至记不得她跟我说过什么,记不得她的声音。她是无声的,黑白的,像一道影子。她穿一件素色旗袍,从幽暗中走出来,迈过一道斜阳,走近我,然后摸摸我的头,理一理我的头发,纤细的手指在我的发间穿插,轻轻地颤抖。仅此而已,其余都已经模糊。直到现在,直到我真要写她了,其实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她,以及写她的什么。

她不会记得我。我是说,如果她还活着,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。但她一定会记得我的母亲。她还可能会记得,我的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。

母亲带我去看二姥姥,肯定都是我六岁以前的事,或者更早,因为上幼儿园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。她很漂亮吗?算不上很,但还是漂亮,举止娴静,从头到脚一

^① 原文选自:《史铁生散文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年版

尘不染。她住在北京的哪儿我也记不得了，印象里是个简陋的小院，简陋但是清静，什么地方有棵石榴树，飘落着鲜红的花瓣，她住在院子拐角处的一间小屋。惟近傍晚，阳光才艰难地转进那间小屋，投下一道浅淡的斜阳。她就从那斜阳后面的幽暗中出来，迎着我们。母亲于是说：“叫二姥姥，叫呀？”我叫：“二姥姥。”她便走到我跟前，摸摸我的头。我看不到她的脸，但我知道她脸上是微笑，微笑后面是惶恐。那惶恐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，从她手上冰凉而沉缓的颤抖中我明白，那惶恐是在更为深隐的地方，或是由于更为悠远的领域。那种颤抖，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，惟凭孩子浑沌的心可以洞察。



也许，就是这颤抖，让我记住她。也许，关于她，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。这颤抖是一种诉说，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，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。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，譬如夜的流动，毫不停歇。这颤抖，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混沌的心灵，连接起别人的故事，缠绕进丰富的历史，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。恐怕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记住她。未来，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，她的影像总是出现，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，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。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沧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、颤动，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，故事里面都有谁？

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。她叫母亲时，叫名字。母亲从不叫她，什么也不叫，说话就说话，避开称谓。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说说那，她简单地应答。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，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，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，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。一动一静，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。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，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，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拣，在她的指点下绣花，绣枕头和手帕。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，目光警惕着我，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小下去。

好像只有这些。对于二姥姥，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。她的内心，除了母亲，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。但母亲，曾经并不对谁说。

很多年中,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,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。有一天,毫无缘由地(也可能是我想到,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),我忽然问母亲:“二姥姥,她是你的什么人?”母亲似乎猝不及防,一时噤嘴。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,我于是看出,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。母亲于是也明白,有些事,不能再躲藏了。

“呵,她是……嗯……”

我不说话,不打断她。

“是你姥爷的……姨太太。你知道,过去……这样的事是有的。”

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,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。唔,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。

“现在,她呢?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母亲轻轻地摇头,叹气。

“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,”母亲说,“不过这也好。”

母亲又说:“她应该嫁人了。”

我听不出“应该”二字是指必要,还是指可能。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。

“文革”中的一天,母亲从外面回来,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像看见了二姥姥。

“你肯定没看错?”母亲不回答。母亲洗菜,做饭,不时停下来呆想,说:“是她,没错儿是她。她肯定也看见我了,可她躲开了。”

父亲沉吟了一会儿,安慰母亲:“她是好意,怕连累咱们。”

母亲叹息道:“唉,到底谁连累谁呢……”

那么就是说,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。



赏析:

二姥姥是谁?文章通过对二姥姥细节的描写,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,一再追问二姥姥的身份,揭示了那个特殊时代,一个平静家庭背后的“不平静”。从小人物的遭遇,透视整个社会的无奈。

巧用对比,突显个性。文章采用回忆的方式,唤起了“我”对二姥姥的印象。“她是无声的,黑白的,像一道影子”,“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。她叫母亲时,叫

名字。母亲从不叫她，什么也不叫，说话就说话，避开称谓，“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，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，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，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”，作者还选用“迈过”、“穿插”、“颤抖”等一连串动词，从色彩的明暗、动静的描写、不同的称谓对比中，可以看出，二姥姥在家中的地位是卑下的，是受母亲蔑视的，让二姥姥这个人物形象更加活灵活现。

传神刻画，烘托命运。“她脸上是微笑，微笑后面是惶恐。”文章凭借“我”混沌的心，洞悉二姥姥沉缓的颤抖，隐隐的惶恐。这颤抖，让“我”记住了她。“这颤抖是一种诉说”，“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”，“这颤抖，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混沌的心灵”。这种“颤抖”贴切地表现了二姥姥的不安和惶恐，“连接起别人的故事，缠绕进丰富的历史，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”。文章采用烘托的方式，通过父亲、舅舅对二姥姥一闪而过的印象，烘托出二姥姥悲惨的命运。父亲“想了又想，但终于还是没有”，“舅舅忘得同样彻底”。二姥姥的命运如同她留在家人心中的形象一样，若隐若现，似有似无。

升华主题，寓意深远。“唉，到底谁连累谁呢……”母亲的一声叹息，引人深思。文章结尾揭示二姥姥的身份，“是你姥爷的……姨太太”。母亲支支吾吾，目光躲躲闪闪，似乎有需要隐藏的东西。文章在“我”和母亲的对话中，显露出了母亲、二姥姥的惶恐和害怕。虽然二姥姥在公车上看见母亲，“可她躲开了”。二姥姥的内心，该是怎样的苦痛，怎样的无奈，怎样的悲鸣？“她是好意，怕连累咱们”，到底谁连累了谁？是二姥姥连累了咱们，还是咱们连累了二姥姥？抑或是那个时代连累了那一代人？

目送^①(龙应台)

华安上小学第一天,我和他手牵着手,穿过好几条街,到维多利亚小学。九月初,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,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,越出了树篱,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。

很多很多的孩子,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。小小的手,圈在爸爸的、妈妈的手心里,怯怯的眼神,打量着周遭。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,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:一件事情的毕业,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。



铃声一响,顿时人影错杂,奔往不同方向,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,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——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,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。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,但是他不断地回头;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,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。

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。

十六岁,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。我送他到机场。告别时,照例拥抱,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,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。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。

他在长长的行列里,等候护照检验;我就站在外面,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

① 原文选自:龙应台著《目送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9年版

一寸往前挪。终于轮到他，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，然后拿回护照，闪入一扇门，倏忽不见。

我一直在等候，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。但是他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

现在他二十一岁，上的大学，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。但即使是同路，他也不愿搭我的车。即使同车，他戴上耳机——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，是一扇紧闭的门。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，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：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，眼睛望向灰色的海；我只能想象，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，但是，我进不去。一会儿公车来了，挡住了他的身影。车子开走，一条空荡荡的街，只立着一只邮筒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意识到，我的落寞，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。

博士学位读完之后，我回台湾教书。到大学报到第一天，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。到了我才发觉，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，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。卸下行李之后，他爬回车内，准备回去，明明启动了引擎，却又摇下车窗，头伸出来：“女儿，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，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。”

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，然后“噗噗”驶出巷口，留下一团黑烟。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，我还站在那里，一口皮箱旁。

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，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。推着他的轮椅散步，他的头低垂到胸口。有一次，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，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，裙子也沾上了粪便，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。护士接过他的轮椅，我拎起皮包，看着轮椅的背影，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，然后没入门后。

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。

火葬场的炉门前，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，缓缓往前滑行。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，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。雨丝被风吹斜，飘进长廊内。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，深深、深深地凝望，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